

監獄里的
斗争

監獄里的斗爭

茅 瑤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監獄里的斗争

著 作 者 茅 理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0 3/16 插页：9 字数：228,000

1968年11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7次印刷 印数：248,101—298,100册

统一书号：10078·0170

定价：(八) 1.00元

內 容 提 要

这部作品描写了我革命者在敌人监狱中所进行的严酷斗争。

一九二八年冬，共产党员金真率领邻近上海的一个县里的武工队袭击赵庄的地主武装。由于叛徒的出卖而遭到严重的失败——金真被逮捕了。

在政治犯集中的苏州监狱中，金真突破重重困难，和其他几个共产党员一起建立了“特支委员会”，并和上海党组织取得密切联系。同时，又把“难友会”作为桥梁，团结广大的群众在党的周围，壮大自己的力量。于是展开了尖锐的对敌斗争：把监狱当作揭发统治阶级丑恶面貌的场所，又使它变成培养干部的学校。由于党的正确领导，胜利的歌声到处飞扬，凶暴的统治阶级惊惶失措了。

敌人的迫害越来越凶残，在新的形势下，难友们积极要求成立以金真为首的“行动委员会”，策划苏州各监狱的起义斗争。不料统治阶级利用特务打入内部的恶毒方法，使这一行动计划受到惨痛的破坏。

接着，金真他们被解送江苏省军法会审处审判。敌人对金真他们用尽威胁诱惑的手段，而所获得的反应只是仇恨的怒吼。布尔什维克精神具体化了的金真他们，坚决维护着党的——人民的利益，并使其他许多同志免被敌人屠杀，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金真他们终于遭害了。但他们永远活在人们的心头，万古长存。

目 次

第一章	赵庄事件	1
第二章	血的一課	22
第三章	无期徒刑	32
第四章	县獄素描	40
第五章	更黑暗了	50
第六章	星星之火	61
第七章	父子相逢	75
第八章	要活下去	91
第九章	打倒瘟神	99
第十章	先声夺人	117
第十一章	战胜归来	131
第十二章	高潮前夕	142
第十三章	大鬧監案	161
第十四章	心在燃燒	172
第十五章	新形势下	183
第十六章	狐群狗党	203
第十七章	灾难临头	214
第十八章	解送鎮江	223
第十九章	党是母亲	236
第二十章	雪夜越獄	250

第二十一章	死生之际	263
第二十二章	在魔窟里	279
第二十三章	鬼怪憧憧	291
第二十四章	钢铁的人	305
尾 声	胜利声中	320

第一章 赵庄事件

赵庄事件发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一九二八年。

赵庄是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县境里的著名的庄子。庄里住着十多户有钱的人家。一道峻削的围子环绕着庄子的四周，庄里遍地种着茂密的竹林，把一座座白墙瓦屋全遮掩起来了。围外还有条水清见底的护庄河，岸边匀称地种着合抱的杨柳，前后都有吊桥，从前一到天黑，就抽起吊桥，借此保护他们的身家财物；现在因已成立了保卫团，有人站岗放哨，势头更大了，就不再干这些麻烦的事。离庄南一里多地有个交叉路口，一条斜路通向桃源村。

赵庄确很美丽，到春天桃红柳绿，翠竹摇曳，真令人向往。然而赵庄的人，并不满足于这样的享受，他们整天忙着收租、讨债、打麻将、抽大烟、玩女人、鞭打穷汉子。乡下人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喂肥了这批吸血鬼。当地人都很羡慕赵庄这个好地方，但没有一个老百姓不痛恨赵庄的地主，特别是对赵四，更是恨之入骨。曾经有人给赵庄编了一首歌谣，这首歌谣虽然出于一个文人的手笔，但由于它体现了群众的看法，所以人们把它当作自己的呼声，到处传播着：

上有天堂兮，下有赵庄；

目击赵庄兮，煊赫而堂皇；
彼厭乎珍饈兮，吾乃食其糟糠；
彼唯积金累銀兮，安問世之飢荒？
噫！赵庄之人兮，如虎如狼；
赵庄之主兮，賽似閻王！
孰敢正視兮，家破而人亡；
含怒含怨兮，众俱啜泣而徬徨！

赵庄的主人赵四，在前清末年曾做过一任知县，結識了几个有錢有势的官僚，在地方上曾煊赫过一时。辛亥革命后，赵四太爺“归隱林泉”，充当地方紳士，依然声势迫人。他以遺老自命，头上一直拖着一根長長的发辮，穿着長袍馬褂，踏着朝天厚底青靴，跨着八字方步，保持着他那忠于清廷的气派。軍閥当道的几年里，县长大人上任之前，总得先来孝敬孝敬赵四太爺，才能扎稳饭碗的根子。大革命失敗之后，他的儿子因反共有功，成了蒋介石手下的紅人。于是素称“肤发受之父母”不肯剪发辮的赵四太爺，这时也学起时髦来，革掉了他那根尾巴。从此，这个小麻面、吊眉毛的赵四太爺就变成了“赵四先生”。但是这样一来他更紅了，成了这地区的“土皇帝”。前些日子，他收买了三十多个流氓、慣匪，組成了“保卫团”，說是保护地方安宁，向家家户户攤捐派款，穷人拿不出錢，就捉去吊打一頓。赵四依靠了这批看家狗，任意捉人、杀人、公报私仇，甚至去打家劫舍，把当地居民弄得鬼哭神号。

一天，赵四正坐在花厅里的太师椅上，閉目养神，庭院里几盆殘菊，随风散出一縷幽香，送进赵四的鼻子里，他感到特別舒服，漸漸沉入蒙朧之境。

“四先生!”

突然一个声音把他惊醒。他一肚子不高兴,正待发作,但仔細一看,叫他的是他最得意的当差,他才捺住性子,“唔”了一声。

当差的必恭必敬地站在他面前,低声下气地说:

“外边厅里有位姓倪的小子要見四先生,說是有要紧的事情。”

赵四皱了皱眉头,心想倪二叫儿子来干什么?这不成材的东西只知討錢喝酒,一樁事情也沒办好,今天必定又来耍花枪,討錢化的。

“倪家小子再三說有要紧的事,而且說是很机密的呢!”当差的又补充了一句。

“既然如此,叫他进来!”赵四沒精打采地说。

門开处,走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人。他虽面黃肌瘦,穿着一件破爛不堪的夾襖,但看来倒是一个精明的家伙。他一見赵四,就一躬到地請了个安。

“你来做什么?……”赵四見小倪的举止虽有几分高兴,但是不肯放下威严的架子,随便指指边門角上一張凳子叫小倪坐下。

小倪望了望赵四,一面告罪坐下,一面恭而敬之地說:

“四先生,我爸叫我来稟告一樁紧要的事,……”說到这里,他机警地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当差。

“没关系,他是我的亲信。”赵四看見小倪那副謹慎而又緊張的神色,知道一定有重要的事情了,連忙叫当差的倒了杯茶給他。

这种例外的款待,反使小倪不安起来,連忙誠惶誠恐地站着道了謝,然后把倪二交代他的話,一五一十地告訴了赵四。

赵四听了小倪的話,頓時怒气冲天,麻臉上一块紅,一块白,

豎起眉毛，眼露凶光，狠狠地拍着桌子。

“这还了得，杀不淨的共产党！”赵四直着嗓子，对当差的叫道：

“快把队长找来！”

小倪心里高兴极了。他想，以前赵四老說我爸爸对他不忠实，这回，总要記上一个大功了吧！

“很好，这才显出你父亲是尽心着力的！”不出小倪所料，赵四称赞着倪二，同时，慷慨地从腰包里掏出十块犬头叫当差的递给小倪說：“这款子給你爸爸零化！并告訴你爸爸，只要他好好干下去，将来我一定保举他，給他升发的机会！”

小倪拿着白花花的銀洋，謝过了赵四，扭轉屁股，欢天喜地的走出了赵家的院門。

自从这天以后，赵庄的情况忽然起了变化：保卫团的人不常出現了，夜里更不見他們的踪迹。赵四也不多露面。人們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庄里的人，最近偶尔听到保卫团的人在偷偷地埋怨：

“該死的狗东西，想邀功討賞，害得人家白白地挨了多少天苦！……四先生偏偏要相信他，还主張……真是莫名其妙！”

保卫团的人員在暗里埋怨，赵四又何尝不在咒罵倪二呢！他真恨不得把共产党一网打尽，可是看来这回又落空了。于是警戒一天一天地松弛下来。

十月的天气已經轉冷了。在离城不远的北郊，有所古老的住宅，大門的油漆已經斑斑剝落了。宅前几棵梧桐树飄落着片的殘叶，栖息在树枝上的小鳥不时发出悲秋の啼声，这情景十分蕭索。

一天傍晚，宅上先后来了几个神秘的客人。有的象書生，有的象农民，有的象商人似的士紳，老老少少，長袍短套，真是形形色色。

他們进入了这所古老的院落里，說笑着，互相評头論足地談論着各人的打扮。主人老刘把大家迎进了自己的書齋。這間房子的四边安放着几个破爛的書架，架上乱七八糟地摆着不少綫裝書，書上复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和密密的蜘蛛網。向阳的窗子下，摆着一張書桌，上面放着两个籃子和其他零星的用具。从那套摆设看来，主人早已不攻讀詩書了。大家并不注意这些，边說边笑地圍着屋子里的一張圓桌坐下。

区委会議开始了。

于是，金真传达着上級党的新决定：

“上級党委估計了当前的新形势，特別強調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須从城市轉入乡村，用乡村包圍城市，才能彻底取得革命的胜利。特別象我們处在这样一个沒有現代化工业的小县城里，无从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党的工作一直漂浮着，生不下根来；但敌人在这些城市里的統治却很有力，因此，我們的組織容易遭到敌人的破坏。农村呢，地区广大辽阔，我們依靠群众，容易活动，生活也不成問題；而敌人在农村的統治比較薄弱，社会基础也沒有我們那么强，奈何不了我們。根据党的新方針，我們必須把党的工作重点迅速轉入农村。当然，我并不是說我們就不要城市了。……”

大家靜靜地听着金真的传达。区委書記感到这个报告那么新颖、正确，哪怕一句話，一个字，都尽量地把它記住。

金真彈了彈香烟灰，望着区委書記繼續說：

“要加强农村工作，我們想从你区开始。上級并決定我率領

武裝工作队轉入你區，具體幫助你們突破工作中的障礙，主要的任務是發動群眾，消滅最惡毒的地主武裝。”

“對於上級黨決定，必須加強農村工作的方針，我完全同意，但具體的做法，……”區委劉蘇皺了皺眉頭，有點把握不定的說，“我認為可以研究。當前首先要解決的地主武裝，是惡霸趙四收買的一批流氓、土匪、慣盜，不但有丰富的戰鬥經驗，而且很頑強，消滅它可不怎麼容易！”

“劉蘇同志說得對！”區委書記說，“敵人是比較頑強的，槍支好，人馬多，又是些不怕死的傢伙；而我們的隊伍只有二十來個人，幾支破槍，子彈又那樣少，如何敵得過人家？”

金真聽了劉蘇和區委書記的意見，覺得他們都有信心不足的弱點，於是，他又強調地說：

“目前客觀形勢迫得我們不能不照上級的決定去干！其實，上級對我們這裡的情況早有足夠的估計：如果我們不先下手，敵人勢必更加猖獗，群眾看到我們軟弱無力，也決不會再靠近我們。到那時，同志們，恐怕真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屋子里的空氣顯得異樣的緊張。大家默默地抽着紙煙，滿屋子的煙霧。金真銳利的目光，不時從每個人的臉上掠過。

停了一會，金真望着區委書記和劉蘇平心靜氣地說：

“如果區委確有困難的話，我們不要求區委更大的幫助，只希望能給我們多搞些確切的情報。”

“那我們一定能辦到，你放心！”最熟悉該區情況的區委劉蘇說，“我有一個可靠的關係，待我介紹給你，情報問題就完全解決了。”

“這個人政治上是否完全可靠？能不能取得正確的情報？”

“保證可靠。”

“好吧，这任务就由你负责！”金真又向刘苏加重了语气说：“情报必须迅速及时。按照上级的决定，下星期我们就要行动！”

“今天这人恰巧进城来了，会后，你就在这里等一下，让我去把他找来。”

散会后，金真又仔细地讯问这个情报员的可靠程度，刘苏拍胸说保证没有问题，金真才让他进城，并叮嘱他说：

“进城得当心点！前些日子，县委会给敌人扑上了，余直他们都被捉了去。”

“我知道！”

区委書記和其他同志一个个散去了，金真独自留下来，心里很不平静，考虑着如何完成党的紧急任务。他踱向窗口，眺望着秋天的田野，庄稼都收割过了，遗下一片无际的平原，风过处，扬起一阵阵的尘土和植物的残枝败叶扑向他的面前，他不自觉地扭转头去，避开了它。然后，擦了擦眼睛，又抬头向远处望去，只见晴空中浮着一朵乌云，飘向渐渐西沉的太阳，阴影很快地蒙住了阳光。

他看得出神了，老呆在窗前不动。忽然，隐约望见刘苏奔来了，后面跟着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等他们跑近时，他才看清跟在刘苏背后的人，约莫五十多岁，穿着一件青布长衫，跑起路来歪歪斜斜的，深眼眶，膘白眼，尖鼻子，长下颚，头上还留着一小撮鸭尾巴似的头发，叫人看着很不顺眼。从外表上看，便是个很不老实的家伙，金真心里有些吃惊，区委怎么把这样重要的工作和他商量？

“这位同志姓倪，因他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二，人们便把他叫作倪二。他有个儿子名保忠，也是党内的积极分子。他父子俩一向替人家念经拜懺过活，家里很苦，我们时常帮他的忙，他很

感激我們，自願協助我們搞情報工作。”

金真仔細打量着那姓倪的人，一時沉入了深思中，好象在什麼地方曾見過他，但倉猝間又回憶不起來，所以一聲也不吭，更沒有弄清劉蘇的介紹。

倪二興沖沖地跑來，斜眼一瞧，也吃了一驚，但他還是強作鎮靜地說：

“啊，你好！我說金真是誰，原來是你！”

“他現在就是我們的隊長。”劉蘇指着金真向倪二說，“我還不知你們是舊相識，那很好，你就把趙莊保衛團的情況談談吧！”

這時，金真已經想起倪二是曾在武工隊里呆過的，後來被清洗掉了。金真和他雖只見過一次面，但從組織上了解，他是個壞透頂的忘本之徒，而他的兒子倪保忠也因破壞縣委會的嫌疑給黨開除的。于是他打算用話立即阻止劉蘇再談趙莊的事，可是一听口氣，劉蘇似乎早已把風聲透露了，金真便只好无可奈何地听着，暗里打算补救的办法。

倪二一听到老劉的吩咐，覺得自己有了賣弄的機會，立刻指手划腳地彙報了眾所周知的趙莊保衛團的情況和駐地的形勢，並繪了一張簡單的地圖，雙手捧給金真說：

“我看，打保衛團並不困難，隊長同志！”他故意抬起頭來，望了望金真。“那里樹木竹林很多，不但可以起到隱蔽的作用，而且可以掩護我們前進。……包抄庄後，……前後夾攻，不就全都解決了嗎？……”

“唔！唔！”金真注意地看着地圖上，勉強點了點頭。隨後，指着地圖問：

“趙莊後邊的路上，原有許多障礙物，難道現在全拆除了嗎？”金真銳利的目光直盯着倪二的臉。

“啊！啊！”倪二搔着头皮，揉着袍角，一时答不上腔来。半晌，他才尴尬地说：“怪我没头脑，平时没有注意这些……不过，”他做了个鬼脸，阿諛地说，“不过，凭队长的机智和武工队的实力看来，胜利是可以保证的。倪某平时受共产党的照顾，正想报效，如果队长需要作进一步了解的话，那我愿拚这条老命，再跑一趟。”

“不用再去了，谢谢你的好意。”

这场不愉快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临了，倪二偷偷地瞟了金真一眼，回头对刘苏说：“那我先走了，”说完溜烟走开了。

“怎么，你对倪二似乎很不信任？”倪二走后，刘苏带着不平的口气向金真说，“象这样一个出身贫苦，又受过我们恩惠而愿意为我们效力的人，你还不放心，那我们再有什么办法找到可靠的对象？”

“不错，他是个穷汉子！”金真激动地说，“可是，他已经变质，成为唯利是图的流氓无产阶级。他可以狠心强奸孤苦无依的侄女儿，然后把她卖给人家做小老婆。象这样恶毒的无赖，哪会真心为革命办事？”

“有这样的事？”刘苏惊讶地说，“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刘苏呆呆地站在阴暗的屋角里，圆圆的脸上露出难堪的神色。金真了解刘苏是个行动稍嫌粗疏，但是工作非常积极的同志，怕自己严厉的批评会影响他的情绪，于是又冷静地对刘苏说：

“这不全是你的责任，我和区委同志都对这个问题不够慎重。倪二被清除出武工队和他的儿子给开除出党的事，恰巧都发生在你生病离开这地区的时间里，你不清楚这些情况，是可以谅解的。我只是希望你今后随时提高警惕，特别在这个斗争的

严重关头，用人更須审慎，免得党和自己遭受不必要的損害。”

刘苏含着滿眶的泪水，注視着金真，无法說出自己的慚愧懊悔的心情。

天晚了，金真因工作关系，不得不匆匆离开这地方。在路上，他独自考虑：上級的指示必須执行，但因区委和刘苏的疏忽，洩漏了机密，現在，为了順利地完成任务起見，不得不及时請示上級，修改先前的决定，主要是把行动計劃推迟，借此麻痹敌人，另外选择适当的时机。

离开区委會議差不多快两个月了。

在一个隆冬时节的傍晚，天下着暴雨，西北风刮得那么厉害。在这荒野的农村里，已見不到一个行人的踪迹，間或从远处傳來几声断断续續的狗吠声，突破无边的沉寂。这时，桃源村已經沉醉在睡夢中，只有那村前几棵老榆树兀立在黑暗里，冒着风雨搖曳不定，不断发出呼呼的吼声。

金真正在村中一間空屋子里等待着武工队的同志們。

六点鐘了，人还没有来。他感到時間好象故意和他作对，心里十分煩躁。

西北风越刮越猛，雨也愈来愈大，村后的竹林子憤怒地呼嘯着，破屋子被震撼得吱吱发抖。金真推开门來，站在屋檐下面，好讓冷风吹一吹发热的腦袋。这时，黑暗中突然伸过一只手來，抓住了他的肩膀，他全身的神經立刻緊張起来。

“干嗎？金真！”对方怪声怪气地問着。

“搗蛋家伙，快进来！”金真立刻辨認出那是熟悉的声音，又气愤，又欢喜地說。

二十来个武工队員跟着跑进屋子，抱着破枪和刀子，在板櫬

和桌子上挤着坐下来。他們每个人的衣服都湿透了，屋子里又是冷冰冰的，大家不由自主地連連打着寒噤。

“你們辛苦了！”金真打量着大家說。

“这也算得苦，还革什么命！”

在暗淡的灯光下，黑黝黝的人叢中，实在看不清发言者的臉，可是金真一听，就知道那是刘苏。

“你不是武工队的成員，干嗎也来赶熱鬧？”

“我是区委，又是最熟悉这儿情况的人，怎能不来参加行动？是区委書記决定讓我来的。”

金真完全了解刘苏的心情，就不再說什么了。

四十多只眼睛都看着金真。他还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中等身材，不很壯健，白白的臉上長着濃濃的眉毛，烏黑的腫子晶晶发光。他善于发现問題，勇敢坚强。在他任武工队隊長期間，部队几次陷于絕境，由于他指揮得当，能依靠群众，充分发挥集体力量，所以縱然遭受了些損失，还是完成了任务。每个隊員都很信任他。有时他还有些年輕人的性子，但他待人誠摯，处处体貼別人，因此大家均乐意和他生活、战斗在一起。这样，金真所率領的武工队，便显得格外团結，虽然他們还是一支缺乏鍛煉和經驗的党的地下武裝队伍。

預定的行动時間，越来越逼近了，金真不能不抓紧時間，对隊員們进行必要的動員。

“同志們！今晚我們要討論并完成上級交給我們的一樁工作。……”說到这里，金真的話停了一下，聚精会神地观察着隊員們的情緒。大家明知道今晚要有行动，急于想知道具体的任务，但又不便追問，所有的眼睛都盯住金真。

“大家还没有忘記吧？”金真接着說，“地主迫得我們没法生